

# “学法减分”考试里的思考

■黄永治

驾车上路,难免会有违规扣分的时候。如今打开“交管 12123”APP,里面的“学法减分”功能,能通过学习和考试追回被扣分数,对驾驶人与交通管理者而言,都是一项便利的、人性化举措。

参加“学法减分”,先要观看学习视频。视频里不仅会详细讲解交规,还会结合真实案例,剖析事故教训,对驾驶人来说,既是一次知识巩固,也是一次安全警示。很多人开车时间久了,思想容易麻痹松懈,常常把日常习惯当成交通规则,有时违规了自己都浑然不觉,等到收到违规通知才一头雾水。因此,一旦出现交通违法,及时进行学习反思,既是对他人安全负责,也是对自己驾驶行为的约束。由此看来,“学法减分”考试,实在是一件大有裨益的事。

前一阶段,我因公出差外地,因路况不熟不慎违章,便在“交管 12123”上申请“学法减分”。按照流程,我真观看学习视频。视频内容十分丰富,为了顺利通过接下来的考试,我看得格外专注,遇到容易混淆的交通标志,还会打开手机备忘录记录下来。

其中,一段讲解“鬼探头”式交通事故的视频,让我印象尤为深刻,没想到很快就派上了用场。一次雨天过马路,一名学生模样的孩子没带伞,只把书包举在头顶遮雨,急匆匆想要横穿马路。此时,前方有车辆停车礼让,孩子立刻准备跑过去,我见状急忙拉住了他。就在这时,一辆出租车从另一侧车道快速驶来,险之又险地擦肩而过。正是因为学习过“鬼探头”的安全知识,我及时制止了危险行为,成功避免了一场交通事故,现在回想起来仍觉得庆幸。

学习结束便进入考试环节,20道题目需要答对18道才算合格,难度并不小。我第一次参加考试,就以一题



之差没有通过,只能重新申请、再次学习,之后补考才成功追回一分。

第二天和朋友闲聊,我谈起“学法减分”考试的经历,几位经验丰富的老司机立刻来了精神,纷纷给我“支招”。有人推荐用“豆包”,还有一位朋友当场拿出手机,对着考题拍照扫描,短短几分钟,20道题的答案就全部准确呈现。

那一刻我真切感受到,AI功能的强大。AI时代的到来,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不小冲击,也提供了诸多便利,遇到不懂的问题可以问AI,AI仿佛无所不能。

其实早在21世纪初,业内有识之士就预见,人类在很多领域将难以超越人工智能。我曾了解到,象棋世界冠军许银川大师,2006年、2007年分别与电脑软件“浪潮天梭”“棋天大圣”对弈,拼尽全力也只是勉强打成平手。他后来坦言,如今的棋手,早已下不过AI了。AI的发展速度瞬息万变,人类的计算能力与之相比存在差距,本也属正常。

但冷静下来思考,我们参加“学法减分”考试的目的,真的只是追回被扣的分数吗?显然不是。我们真正想要的,是通过系统学习,熟练掌握交通安全知识,更好地保护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安全。即便借助AI让考试题目全部答对,可知识没有真正记在自己脑子里,今后开车上路,依然可能犯下同样的错误。这其实已经背离了学习与考试的初衷。

或许未来无人驾驶将全面普及,人类不再需要亲自驾驶车辆,但至少在这个阶段,道路上仍需要人工驾驶,驾驶人必须扎实掌握驾驶知识和安全常识,这不是AI可以替代完成的。

我们接受继续教育、坚持主动学习,本是为了提升自我,更好地适应日新月异的AI时代。我们可以善用AI,却不能完全依赖AI。如果一味贪图省事方便,AI带给我们的将不再是成长与进步,而是认知能力的逐渐萎缩,以及对交通安全危险的再次麻木。

## 万物自由

■陈俊媛

他们说风是自由的,他们说海是自由的。鸟儿不知道什么是自由,它迎着风张开翅膀,累了就踩一脚海面。于是他们说,在风中闻到了自由,在海上看见了自由。

可自由从不是旁人眼里的模样,卢梭曾言:“人生而自由,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。”这枷锁,一半是世俗的定义与旁人的眼光,一半是我们内心的怯懦与犹豫。世人总爱把自由等同于无拘的漂泊、辽阔的远行,却忘了萧伯纳的那句箴言:“自由意味着责任,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人畏惧它的缘故。”自由从不是风的随心所欲,也不是海的无边无际,就像那只鸟儿,它不懂世人赋予的自由含义,却用行动诠释着自由的本质——是振翅时不问前路的勇气,是落脚时不惧潮涌的坦然,是为自己的每一次选择负责。

加缪说:“自由应是一个能使自己变得更好的机会。”真正的自由,从来藏在内心的选择里,而非他人的评判中。风会停,海会涌,可鸟儿从未因风的方向改变翅膀的弧度,从未因海的波澜收起前行的脚步,这便是对这份“变好的机会”最好的回应。鲁迅也曾写道:“贪安稳就没有自由,要自由就要经历些危险。只有这两条路。”那只逆着风的鸟,正是舍弃了随波逐流的安稳,才拥有了翱翔山海的自由,它的每一次振翅,都是对“自由需要勇气”的最好印证。

裴多菲笔下“若为自由故,二者皆可抛”的呐喊,让我们看见自由在生命中的重量;而“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,而是不想做什么就可以不做什么”,更让我们懂得自由的真谛是理性的自律、本心的坚守。风有风的自由,海有海的自由,不必强求活成他人眼中自由的模样,不必为了迎合世俗而戴上自由的假面。

于我们而言,自由是敢为热爱奔赴的坚定,是敢为初心停留的从容,是纵使前路风雨,也能像那只鸟儿一样,迎着风也能张开翅膀,踩着浪也能安心停靠。这份不被定义、忠于本心的选择,这份敢作敢为、勇于担当的坚守,便是生命最珍贵的自由,亦是对所有关于自由的箴言最生动的回答。

## 粮站水塔

■许建军

水塔伫立在家乡粮站旧址,超过半个世纪,一度是和泰地段最高的石头建筑。

不时爬上塔顶清理时,你能一览海边小渔港的全貌,也能俯瞰粮站的院落:一排排宽敞的苏式仓,瓦片上长了瓦松杂草,像是岁月刻意涂抹的眉毛;晒场上残留的水泥地面,裂缝里钻出倔强的野花,早没了当年翻晒粮食时那滚烫的热气;库房外一把早已不称粮的老式地磅,孤零零地蹲守。没了储备中的满仓粮食诱惑,偶尔几只不明就里的麻雀落在水塔顶部歇脚,它们从这个制高点跃起,又轻轻落在那栋两层的仓库宿舍——“二合楼”了。

我家在山坳下,推开窗,正对着“二合楼”的后墙。起风时,楼下仓库的稻谷香随风飘来,父亲总能凭那股味的浓淡,闻出这一季粮食收成的好坏。

多年以后才渐渐理解,当年建石头房子时,父亲放弃热闹的临街路段,

坚持择址于此的盘算:只因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,紧邻粮站,可以第一时间听到货车进站的喇叭声——父亲摞下饭碗,转身就往外跑,那身影,母亲和我一看就是二十年。

搬进石头房的1989年夏天,我参加了高考。那年由于大幅度减少招生指标的缘故,破天荒在放榜后放宽政策,允许考生再次填报志愿——而我的分数不上不下,只能在家中焦急干等。父亲见我整天闷在屋里,也不多问,只说了一句:“粮站二合楼工地缺人手,跟我去帮几天工吧。”母亲低声反对:“一个读书人从没干过重活,能行吗?”我执拗地回了一句:“总要试一试的。”母亲不再说话,算是默许了。

彼时,“二合楼”一层楼板正在封顶。人生第一次踏上脚手架,恐高的我手足无措。四人合抬丈二长的石板,我和父亲搭档殿后。我咬着牙,腿却在轻轻颤抖。父亲不说话,只悄悄把固定的绳索往他那边挪——挪到不能再挪。父子俩汗流浃背,擦拭的毛巾湿了又干,干了又湿。

经年以后,人到中年的我也为父多年。偶尔扛着米袋上楼,走到半途气喘吁吁时,会突然想起那年夏天——那块丈二长的石板,父亲悄悄挪过去的绳索。我至今不知道,那天他那一头,到底比我这一头重多少。

后来粮站就渐渐空了。先是粮库外迁,接着地磅拆了,晒场上长满了草。有一阵子租给人做不锈钢业务。再后来,乡村振兴的工程进来,院落铺上柏油,改造成了便民停车场,苏式仓刷白了,改成了艺术空间,草台子摇身一变成了戏台。春节回老家的那天,我路过,一眼看到有人在那里悠哉品着咖啡,青石外墙上高悬着高甲的凤冠。

我不忍心打扰他们的雅兴。只是默默站在鳌峰路边,再一次上下左右把那座水塔看了个遍。水塔下,立起醒目的地名标识。它还在,不知道现在还储不储水?

我忽然想,坚固的水塔替我们看护的那五十年——那些奔跑、那些汗水,还有那块悄悄挪动过的石板——会不会比现在这些咖啡香更长久些?



投稿邮箱:dznzbgfzc@qzwb.com  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